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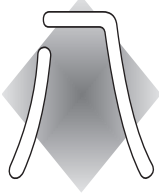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白荻怔怔地道：「是誰？」  
金蒲孤肅容道：「是你！」  
白荻啞然失笑道：「我！這更不可能了！」  
金蒲孤正色道：  
「你服了劉素客的迷神藥，自然不會背叛他的，可是你兩個女兒慘死在他手中的事實，也許可以使你清醒一下！」  
白荻臉色大變問道：「我的女兒怎麼樣了？」  
金蒲孤輕輕一歎道：「她們在崇明島的水晶宮中被劉素客殺死了，死得很慘……」  
白荻大叫道：「我不信，劉素客對她們比對自己的女兒還要看重！」  
金蒲孤冷冷地道：  
「劉素客那個人除了利用之外，毫無人性可言，他看重你的女兒，祇是為了利用她們，假如為了更大的利用價值，他自然也可以殺死她們！」  
白荻大叫道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  
金蒲孤道：  
「劉素客爲了要騙取崇明散人的修羅刀，叫你的兩個女兒跟他下棋，崇明散人自命棋藝無敵，卻輸在你女兒手中……」  
白荻傲然道：「我與竺青二人是奕中神仙……」  
剛說到這兒，卻已爲金蒲孤打斷了道：

「你別忘了劉素客的棋藝比你們還高明！」  
白荻果然紅著臉不響了，不僅劉素客的棋道比他們高明，就是金蒲孤也比他們強過一籌！  
金蒲孤笑了一笑，已經明白他的心事。  
「我根本不懂得下棋，祇是偶而能想出一兩手妙著，可是劉素客比你們高明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！」  
白荻不耐煩地道：「別廢話了！快說我的女兒怎麼樣了，她們……」  
金蒲孤故意一歎道：  
「這就是劉素客狡猾之處，他自己棋術很精，卻裝作完全不會，叫你的兩個兒與崇明散人對奕，崇明散人的奕術頗精，並不在你們之下，你的女兒在劉素客暗中指點下，每人都勝了他二局，因為事前代定以修羅刀爲注……」  
白荻忙道：「那她們贏得修羅刀了？」  
金蒲孤點頭道：  
「不錯！可是崇明散人自負爲天下第一棋手，輸給兩個女孩子怎肯甘心，劉素客爲了討好崇明散人，乃殺死了你的女兒，使得崇明散人保有天下第一棋手之譽，而劉素客自己卻獲得了修羅刀！」  
白荻獲臉色慘變吼道：「你說的是真話嗎？」  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

「假如你去問劉素客，他自然另有一番說詞，但看你相信誰的話了！」  
白荻一言不發，回頭就走。  
金蒲孤卻叫住他道：「白荻！我告訴你這些話的意思並不是叫你死去送死！」  
白荻點點頭道：  
「我知道！自己懂得如處理的，不到絕對有把握的時候，我絕不輕易出手！」  
金蒲孤微微一笑道：  
「這一點我倒可以放心，你們學棋的人最講究不動聲色，不過我要提醒你，劉素客也是個棋中高手，也許你心意未動，他已經發覺了！」  
白荻慘笑一下道：  
「你放心好了，劉素客給我服下的迷神散到現在還是有效的，祇要我不想起女兒被殺死之事神情並無異狀，因此我見到劉素客時，祇當做完全不知情，他一定會把我女兒的事告訴我，那個時候剛好觸發我心中的恨意……」  
金蒲孤笑著道：  
「對了！那時候即使有所表現，劉素客也會以爲你是心痛愛女之死，不加防備，你出其不意，猝然施展，一定可以得手！」  
白荻點點頭走了。  
金蒲孤才懷著一臉得意的神色，慢慢地踱向杭州城而來，剛走到鏢局門口，黃鶯與呂子奇已迎了出來，後面跟著李青霞與方心勝。  
呂子奇首先一拱手道：  
「金大俠！老朽自慚昏庸，致爲奸人所患，多有得罪！老朽此刻即去尋訪那逆徒與邵浣春，不將此二人碎屍千段，老朽誓不爲人！」  
（一二五）



## 墓

## 村

● 橫溝正史

「嗯，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。」  
「結果你怎麼回答？」  
「我當然告訴他沒這回事，我還沒說你是一位非常溫柔、親切的人。我這樣回答沒錯吧！」  
儘管她有恭維的意思，卻也掃不去我心中的不快。  
律師利用別的方法調查我的身份，這點還可以理解，調查時順便提出是否抽煙或喝酒等有關品行方面的問題，也很正常。但是突然提出我是否有暴力傾向的問題，實在……這個人到底想從我的本質裡尋找什麼答案？  
沒想到過了兩、三天之後，公司的人事課長也向我提出同樣的警告，到公司打聽我的人和我回去我住處的人好像是同一個，都戴著帽子、太陽眼鏡，並堅起衣領，企圖遮住自己的臉，而且同樣的都問我是否偶爾會有瘋狂的行爲。  
「也許是你尚未謀面的父親有喝酒打人的暴力傾向，所以擔心你是否也有這種遺傳吧！我特地告訴那個人，你絕對沒有這個毛病。」  
說完，人事課長莞爾地笑了起來。然而我卻覺得頗不是滋味，鬱鬱不安的情緒逐漸加重。  
如果換成是讀者你，已經長大到二十六歲，才有人告訴你身體內有瘋狂的遺傳基因，你一定會感到很震驚吧！雖然日前還沒有人當面批評我，但是週圍的人透過這件事，間接知道我這個隱疾，總免不了會四處宣傳，使我的心情變得非常焦躁。  
與其不明就裡地等待，還不如直接去找諏訪律師，請他有問題就直接問我，不要四處打聽，爲我帶來困擾。但是這麼做，似乎又不太好。正當我在猶豫不決的時候，突然接到一封令人感到恐怖的信。距離第一次拜訪諏訪律師之後的第十八天，我和往常一樣飛快地用完早餐，準備出門上班。  
「寺田先生，有你的信喲！」  
我聽到朋友的妻子從門外呼喚我，立即聯想到可能是諏訪律師來信，激動的情緒使我心跳加速。對於已子然一身的我而言，除了諏訪律師的來信之外，不可能還會有其他親戚寫信給我了。  
然而，當我見到信的那瞬間，卻感到非常怪異。  
信封的紙質粗劣得有如廁所衛生紙那般，絲毫不像擁有日東大廈四樓的大律師所使用的東西。更何況信封上的字跡不但幼稚得像小孩寫的一樣，還到處沾有墨水的痕跡。翻向背面，沒有寄信人的姓名住址。  
這股異常的感覺使我迫下及待打開信封，抽出質地如同信封一樣粗劣的信紙，上面也寫著和信封一樣幼稚的字體，內容如下：  
不要回八墓村，如果你回來，將會發生大事件，會觸怒八墓村的神明……將會導致血……血……血腥遍野。二十六年前的慘劇將會重演……八墓村即將化爲血海！  
好幾秒的時間裡我呆若木雞，朋友妻子的聲音彷彿從很遙遠的地方傳來。過了好一會兒，我終於恢復神智，慌忙將信紙塞進口袋裡。  
「你怎麼啦？是不是那封信裡寫了些什麼怪事？」  
「沒有……有什麼不對嗎？」  
「你的臉色很蒼白！」  
她說的沒錯，任何人猛然間收到這種怪信，不被嚇得魂不附體才怪呢！雖然我的心緊張得不斷狂跳，身上也驚出一身冷汗，我卻避開她疑惑的眼神，故作鎮定地找個理由離去。自從母親過世以後，我便深深覺得自己是孤單的人，不管遇到什麼逆境或遭受什麼災難，我絕不抱怨，也不要別人協助。並不是別人都不值得信賴，而是別人有別人的困擾和煩惱，他們連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，如何能助我一臂之力。  
唉，這種怪僻……來自孤僻的寂寞感，讓乍眼看到我的人，都對我有一種堅強頑固的感覺，也正因爲如此，造成日後別人對我有很大的誤解，甚至使我遭遇更大的災難……那時候我當然無從得知。  
（十二）

## 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夫人道：「『聽月』二字，本起得新奇，若非仙題並一首仙詩，後人必議爲荒謬。裴義父在日曾說仙賜匾額，也是八月中秋夜賞月之時。今又值佳節，聽月之情既已團圓，聽月之時尚少潤色。老爺何必步韻和他一首？也是聽月增輝，名樓生色。不知老爺酒後對月，有此逸興否？」  
宣侍郎笑道：「狗尾續貂，未免貽笑大方。」夫人道：「老爺何必過謙了！丫環快些斟酒，代老爺調羹。」丫環答應，斟上酒來，又取過文房四寶，並一幅松箋，擺於桌上。宣侍郎一面吃著酒，一面鋪紙濡毫筆不停。頃刻，成了《和〈聽月樓詩〉》一首，遞與夫人，笑道：「獻醜了。」夫人接過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  
詩曰：  
銀河皎潔月光清，人倚樓中入眼明。  
但聽風微和露滴，蟾宮應有讀書聲。  
夫人看畢，連聲稱讚道：「得此一詩，壓倒元、白矣。」也命丫環粘於壁上，又斟下一巡酒來。還未吃完，忽見樓外一片彩雲冉冉自空而下。侍郎夫婦大吃一驚，忙向樓外一看，見雲中間站著一位道者，左執桂花，右執斧子，雲旁站著一人，好似裴公，對著樓上說：「感爾夫婦多情，特來一晤，以完情緣。」說畢，騰空而去。侍郎夫婦在樓板上拜謝。後來侍郎也昇了尙書，告老回去，就將聽月匾額移於故鄉，也建一樓，安上以留仙（足亦）。夫婦偕老，子孫繞膝，世代書香，皆此樓佑之云爾。  
非關司寇風流，焉有宣生好述。  
名著梯雲仕路，功成聽月仙樓。  
（完）

## 招魂

■ 倪匡

帶去的乾糧快吃完了，山中有清泉水，水裡有極大的蛙，叫聲極大，肉極鮮嫩，成了他的主糧——他自然不敢再去碰那山果子了。  
他接著，又檢查懸崖的下部，也沒有發現。弄得他十分氣餒，他不能在那麼大幅的山崖上，用錘子去敲打，聽聽是不是有空洞的回聲。  
在山崖之前的第十天，他簡直快急瘋了，這時，他想起了他初入這行做盜墓人的時候的師父教過他的幾句話：「很多時候，實地去找古墓的人口，固然重要，但更多時候，用腦子想，更有用——離開古墓十萬八千里，祇憑想，也可以把古墓的人口處找出來。這和大將軍打仗，不必親上前線，在千里之外運籌可以決勝，是一樣的道理。」  
當齊白想起這番話的時候，他身子在睡袋裡，腦袋在外面。月色皎潔，天氣清涼，他盯著那片山崖，開始想：明太祖好好地在南京當皇帝，洪武二十九年，敵人都已打敗，功臣也大都誅盡，安穩之極。何以竟來到那麼遠的南方大興土木？  
看來，秘密工程不是陵墓。  
一想到這一點，齊白立時想坐起來，可是睡袋十分厚，他無法坐起祇是身子向上抬了一抬，他立即又想到，的是：會不會有向外用兵的雄心，所以才先在這裡建造一座秘密倉庫？  
但他也否定了這個想法。那時，北疆多事，南疆平安，朱元璋不是笨人。看來這秘密工程，另有用途——也就在這時，他腦際靈光一閃，想到了秘密工程建在那麼隱秘的深山中，可能是爲了避難之用。  
避難，就要住人，要住人，必不可少的是要有水有空氣，在懸崖前不遠處，有一個亂石堆，在那亂石堆中，有一股極大有山泉湧出來，連日來，齊白飲用的，就是那山泉水，其實，泉聲淙淙，是山野間唯一可以聽到的聲音。  
齊白爲了自己的新發現興奮若狂，大叫了幾聲，當他自睡袋中鑽出來時，大幅崖引起的回聲，兀自蕩漾不絕。  
他奔上了那堆亂石，月色之下，看得很清楚，水是從地上冒出來的，他一直祇當那是泉水的源頭，但這時看來，也可以說，水是在地下，由懸崖那個方向被引出來的。  
他奔下石堆，伏了下來，以耳貼地。屏住了氣息，果然以他的敏銳之極的聽覺，他吸到地下不是很深處，有地下水流動的聲音。  
他緊握著拳頭，用一種十分怪異的姿勢順水流聲，身前移動——這時如果有人看到他，一定不明白用那種怪姿勢在移動的是什麼生物。他耳朵一直緊貼在地面，以追蹤水流聲，而手則在地上撐著，向前移動。  
泉水離山崖不是太遠，大約三十公尺，河就是那麼一段距離，他爲了要確定地下水流動的聲音，移動得相當慢，足足花了一小時，才到了山崖腳下。  
（五十）



「原來是你。」  
歐嘉芝挑了挑眉，原來今天預約的人是他。她想起前幾天自己漏接了一通仲柔的電話，一忙之後，也忘了回電給她。  
「仲柔叫我今天來試伴郎的禮服。還有，這送給你。」辜仲鳴把花交到歐嘉芝的手上，一臉的不甘願。  
面對這個女人，每每都讓她心裡有種異樣的感覺，尤其是他作了那些似真似假的怪夢之後。  
一旁的小雅在心裡驚呼，哇塞，原來花是送給咱們老闆的！待會門外那群姐妹妹妹們如果知道，全都得死心了。  
「謝謝。」  
歐嘉芝看著手上的花束，眼神一暗，不禁想起家裡陽台那盆已被人遺忘的小小黃金風鈴木。  
這個男人就算失了記憶，習慣還是沒變，總喜歡送些花花草草來跟人道歉。  
辜仲鳴沒忽略她眼底的那抹失落。  
「對於上次在餐廳的事，我很抱歉。」  
像中了魔法似，道歉的話很自然地自他口中說出。  
「我也有錯，不該把對別人的氣出在你身上。」沒履行承諾的人是 Gordon，不是辜仲鳴，她不該對他開火的。  
「對別人的氣？我跟那位『別人』長得很像嗎？」辜仲鳴開玩笑的說道，他才不認爲世界上會有人長得跟他一模一樣呢。  
他，辜仲鳴，可是獨一無二的。  
「像到幾乎一模一樣。」看著他那張既熟悉又陌生的臉，歐嘉芝情不自禁地說出口。  
「你說什麼？」辜仲鳴不是沒聽到她在說什麼，他祇是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。  
她剛才只是說，像到一模一樣嗎？  
「呃，沒什麼。小雅，幫我拿幾套新款的伴郎禮服出來讓辜先生試穿。」歐嘉芝假裝輕咳一聲，趕緊把臉撇開，既然他

沒聽見就算了，她把花束放下，吩咐小雅開始工作。  
她告訴自己，別再想以前跟 Gordon 在一起的日子了，他已經不再是一縷失憶的靈魂了，而是宇宙集團的接班人，一個離自己很遠的人。  
況且，記得以前事情的人，祇有她一個人而已，所以，也沒必要再提起了。  
「對了，你可以接受燕尾服嗎？」她說話的語氣很公式化，純粹把他當客人。  
「可以。」  
「嗯，新郎的結婚禮服已經確定是白色的了，所以你可能也要穿白色系的禮服會比較搭。」  
「我無所謂。」辜仲鳴覺得沒擺出一張冷臉的歐嘉芝，雖然不是很熱絡，但變得比較好相處。  
「那你呢？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你是伴娘。」他對自己的禮服不在意，卻關心起她要穿的禮服。  
「等你確定之後，我會依照你跟新郎、新娘的禮服款式及顏色，再挑選自己要穿的禮服。」  
事實上，他這樣的做法是不對的，伴郎跟伴娘本該要一起試禮服的，但她不想與他再有任何共同的回憶了。  
如果早知道他是仲柔的哥哥，而且還是伴郎，她不會答應當伴娘的。  
「噢，那好吧。」雖然有點失望，但不急，反正婚禮那天他就看得到了。  
（三十四）

## 天使花嫁

陶米



##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

## 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